臞軒集 七

臞軒集卷一

宋　王邁　撰

奏箚

天基節獻聖德詩頌六篇 有序

臣恭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睿聖學光明仰紹列聖
丕基之業躬受寧宗皇帝付託之遺不自神聖恪守謙恭翠
親儒有日月就將之功宮闈食性無聲色遊畋之嗜
是以祀帝於郊而天祖下格饗祖於廟而百靈降歆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與休哉中興之景運有開而丕大之偉績可俟也臣伏
覩天基聖節近在王春朝野多娛和薰萬宇慈闈加膳
喜氣排冬寅陛需班驩聲動地臣踈賤一介生長明時
來自遐方仕於京幕官品卑下大闕穹隆莫從一奉漢
宮萬年之觴竊欲自附唐臣千秋之録以表野芹獻主
之義以寓寸草報春之心葢不止鋪張洪休藻繪景鑠
而已也臣聞三極肇判人類汦棼天作君師以教以治
羲農黄唐而後系姚更姒承殷接姬帝統王綱迭相修

舉崇天普地類以平成降嬴迄劉僅足以撐拄宇宙支
持歲月比方古先厥德弗類末祚陵夷帝用啚於眷顧
有唐崛起積累蕟然祖武孫謀昕漢尤劣延及五季乍
仆乍興維時三靈儲休閟祉以俟有道於是我藝祖皇
帝實生馬聰明神武超軼百王叱咤指麾掃清八極神
戈載戢天宇聿新五緯宣明八政順序垂二百載陽九
乘之國步問關王途堙阨駐蹕江左已及百年敵勢就
衰人心思漢於是天復以聰明神武之德從而錫皇帝

陛下焉蓋以其數推之藝祖皇帝造國號為大宋改元為建隆實在孟春之端五陛下渚虹星電之瑞允同其時夫彼一時也而聖人造此一時也而聖人生皇天勸相我國家三百年間啓聖之期若合符節要非一朝一夕之故藝祖皇帝在天之靈所以期望於陛下者為何如哉記禮者曰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昔者藝祖皇帝所以得此於天者亦惟曰聿脩厥德終始如一而已然臣觀藝祖皇帝脩德之要

其目則有六焉曰愛民以仁也事親以孝也臨政以勤也律身以儉也聽言以公也制事以斷也此六者是其得天下之根本也神墨靈式施於後王世世遵承其永享國陛下於羣臣百工稱觴上壽之時盍亦思夫藝祖皇帝肇有區夏之日不先不後神比天同則謹脩六德以對越神天以中興帝業可不日新而又日新乎論道經邦之弼臣獻納論思之法從經筵鴻碩臺閣名流豈無忠嘉上資啓沃何庸小吏蹴貢狂言臣實不佞每自

惟念忠臣畎畆猶知愛君臣旣食陛下升斗之禄非在畎畆之比而古之箴規告上自效愚忠雖工瞽不擇焉臣用敢預齋夙戒澡雪精神撰成天基聖德一頌六箴跼蹐屛營俯伏百拜以投進於闕下庶幾涓埃或可為海嶽之助臣不任拳拳

天基聖德之頌

天生聖人為民物主維時盖春日在端五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國號載新天鑄斯補子聖孫神徒綿慶譜甲子

五關乃眷南顧皇帝之生實符藝祖昔星聚奎今虹飲
渚日協時同重規疊矩節紀天基和薰率普玉殿稱觥
登降拜俯微臣作頌爵抃鼇舞繼獻六箴願繩祖武

愛民以仁之箴

仁首五常元包四德為天地心立生民極猗歟藝祖以
仁基國䂩戢櫜弧兼愛南北蠲賦輕刑與民休息列聖
纘休祖訓是式一絲一縷為民愛惜螻蟻不踐況用民
力與物皆春配天其澤三百餘年期過周歷皇帝之仁

天姿隱惻固圉安邊藏鋒歛鏑當饋念甿賑饑救溺恩

厚德崇日培月植壽國萬年仁其命脈

事親以孝之箴

孝先百行德適明神天子孝德異於庶人猗歟藝祖立

愛惟親嚴事昭憲惟恭惟寅飲食藥餌必劬其身列聖

趾美有親有尊一飯微減憂懼晨昏乘輿將歸留戀宮

門事戒從令義不奪恩繇上儀下美化厚倫皇帝之孝

胚腪性真日奉三朝膳眎八珍粤嗣任音早正虞嬪養

志為大阜俗康民儀刑四海孝其本根

臨政以勤之箴

夏姒勤邦寸陰必惜周文即功日昃不食於皇藝祖肇基王迹風雪夜艾寢不安席幸大臣第載謀載畫列聖思治焦勞如一平旦視朝至夕猶惕勤政有論百王準的危竿有踰萬世藥石觴戒盂銘几書杖刻逮我皇帝惜時愛日初登寶位首監無逸不事遊畋不惑聲色靡不有初終其鮮克皇帝懋哉自强不息

律身以儉之箴

克處茅茨德化斯美舜造漆器諫者不已於皇藝祖節儉恭履内殿有簾純用蒲葦帟幕無文不尚罽綺列聖監成憲於奉己檻去青氈寢用絁被弊幄不更澣衣不恥嬪御無華珠璣不視刻僞返淳措世於理逮我皇帝崇樸惡侈稼穡艱難具知田里服御膳羞過自涼菲奢從儉難儉入奢易皇帝念哉謹終如始

聽言以公之箴

公聽並觀是非昭晰以私滅公忠邪莫別藝祖初興求言如渴奏疏來上始怒而裂補稿復前天顏乃悅大哉聖心昭揭日月列聖似之戶庭宏闊內降封還私謁自絕叩環大呼不嫵太訐明明皇帝大度恢豁養智以恬韜明不伐直諫宜容邇言宜察公道一開下情斯達成遠憸人湯戒女謁公私之分治亂之決

制事以斷之箴

制事非難其難在斷正固屹然何事不幹藝祖初興深

慮長算懾伏强藩削平僭叛志意堅凝羣疑氷渙果哉
聖謨天授神賛列聖似之有剛無愞干法者誅辭難者
竄威令惟行誰敢狎玩明明皇帝淵衷獨見修我政刑
强我屏翰政無多門令無反汗何憂殘鄰何畏外患果
斷興唐優游哀漢疑斷之間興哀之判

存心以公之箴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均開誠心布公道
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

康莊偏見室之聽言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
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吉祥九齋銘

履齋

培爾德基修爾禮防素履潔如無替於常優哉游哉視
以考祥

謙齋

名譽之来有道所忌守謙之一有益之四不然何六爻

無凶辭不曰吉則曰利也

賁齋

莫歸匯山有玉斯貴莫泓匯淵有珠斯媚人而不學其何身之能賁

頤齋

内外交養動静以時歸而求之無舍爾之靈龜

兑齋

二水交潤而樂生焉相得則樂惟人亦然吁盍相與浚

其泉源而達之川乎

益齋

石有火擊之則明礦有金淘之則精其求益於而躬毋替斯銘

井齋

毋羸爾瓶毋短爾綆掘九仞而棄之吁其可忍也歟

晉齋

一塵足以揜鏡之明一翳足以損目之睛去過之不勇

何咎德之不明

昺齋

衣之將敝必求更之德之不新而乃安之吁盍亦先所重而後所輕乎

殖軒銘

殖乎德其久也斯獲殖乎學其成也罔覺惟孝惟友曰義與仁為吾殖之本根培之溉之務滋於厥身身忿外慾吝容驕色為吾殖之蟊賊夷之薙之毋害我稼穡行

有餘力乃藝文囿惰農自安胡取禾三百廛晝斯宵斯
真積力久厥報維何自今以始歲其有

筆銘

在平世則策功龜圖在亂世則效勞麟史今聖明時維
君子使毋曲以枉民生毋諂以事權貴書諫紙則犯而
不欺甕史册則直而不諱設不遇時卷而懷之南山可
移茂林之草不可爲

端硯銘

硯則必端之求友則不端之取甚至於外無潤身之容中無介石之守見此石君亦顏之厚

鏡銘

胷中正眸子瞭然則其覽汝也貌恱神閑胷中不正眸子眊焉則其覽汝也顏如渥丹是則汝為吾之畏友豈但正吾之衣冠

几銘

發憤忘食勞且不息嚮晦見汝我心以懌嗚呼使其夢

見周公則將矢辭以責曰我昔待旦思施四事子何人斯怡然熟寐其何辭以對

跋陳君保作喆藏趙忠定公帖

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君帖凡二十七紙令藏於其壻陳君保作喆家某與君保仲兄袁州教授為丁丑同年因謁而得寓目焉如為其先君子求墓表於陳正獻公則以泉壤不朽之榮為無物可諭之感至孝也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

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上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為身
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遇旱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衆苦
遇火則曰誠無顔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於崇儒重道
之盛心班班見於行玉字金間尤可敬仰招致晦翁纍
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於
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
友至有邦國殄瘁之嘆其拳拳於艾軒又如此興國時
尚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已逮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見

過之訶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求士急於士之求公者蓋於此見之嗚呼韋縫未遇時望王公如天人惟恐其不見招招必往而興國君能為公不可致之客亦令世絶無而僅有者矣丁丑臘臞軒王某敬跋

温叔擬進指揮令至都堂分析温叔既擬進又奏曰恐狂生愈肆怪悖若罪之則適成其名不如天覆海涵置之不問上然之文公得免或謂温叔諫止忠定懲悤之

力居多則知二公同心協力責難於君歷兩朝如一日也慶元黨籍固多君子亦有粗能自立於一時後来失友落節如黄子由輩者多矣時惟忠定公與文公血誠至公忠貫日月修名姱節如玉無瑕覽其遺墨想其典刑千載之下凛凛如生當時蠅營狗苟如曹蜍李志輩使人欲唾其面則吾曹盍知所擇矣

漳倅到任告先聖文

某學古而迂身謀甚左一第廿年方書六考貴豈不欲

祉非其道富不可求從吾所好聖謨洋洋惟知充蹈拜
廟之辰敢以必告

告靈著王文

某聞王威名如日杲杲今拜祠庭不敢私禱時事多難
天步未安川陝淮襄方罹兵火内地雖善安豈可保惟
臣憂邊寸心如禱王於此時宜相天兆不獨著其靈於
閩南自當昭其烈於江左

告靈會妃文

某日於家庭虔奉香火此來佐州敢申私禱微臣憂國寸心如擣身其康強家可以保晚得一男方離襁褓子其承家父可以老富貴倘來恥非其道神之相之正直是好

六野堂賦 并序為林佀之作

野有二義焉自野人禮樂言之則質朴無文謂之野自同人於野言之則廣大無間謂之野要之皆古君子事也親友紫洋林君佀之博雅好修榜其堂以六野以曰山曰郊曰田曰景曰興之野與人之野而六之自序其

日余嘉其居今世而行古道為之賦以廣之
山色兮蒼蒼郊原兮茫茫田疇高下兮稻熟秔香景物
周遭兮奇卉脩篁野興之來無極兮煙霞雲月相射而
流光有美一人幅巾道服彈琴著書兮友五者以相羊
榜其堂以六野兮意甚真而味長彼李愿之盤谷兮與
子美之草堂吾欲鞭吾騄以從之兮耿千載其相望一
日盤礴乎君子之六野兮宛與二子參翱翔荷屋兮葯
房芰衣兮蕙纕晞髮兮朝陽濯纓兮滄浪時趣於文兮

犧尊青黄君獨從野人之禮樂兮外被褐而内珪璋人習於險兮羊腸太行君獨於野以同人兮心太虚而履康莊世翻雲而覆雨兮君獨為徐公之有常世偭矩而背繩兮君獨為元子之惡圓而好方吾不意閲盆盎而見罍兮厭喧啾而聞鳳凰惟世道之否泰兮關斯人之行藏儻蒼生命未窮兮當宏此道於八荒返頑剗偽兮追還乎樸素之鄉含和飲醇兮蕩滌乎忌刻之場窮則以野善其身兮如養生者之珍稻粱達則以野捄斯世兮

如大醫之治膏肓此野之為義其大兮吾所以樂為之平章

愛方亭賦 為鄭伯昌逢辰宗丞作

環閩州兮多奇山品方山兮為第一如玉笥兮列洞天如金匱兮出石室有美人兮愛山日流覽兮鮮碧結數楹兮為亭題愛方兮為額客見亭名恍然動色爰問主人於義胡得子昔立朝匪有言責颾奏囊封披寫忠赤唐突廟堂觝排宫戚持鑿納枘以水投石有圓而卿立

乎君側嫉子之方肆為鋒螫子胡不削之以為圓猶有愛方之痼疾主人曰嘻請對以臆時有污隆道無伸屈出處何常以方為的猗歟大哉方之為物莊士端人靈墨神式王咸舉之為救司隸之幡曼倩執之為止倖豎之戟朱雲仗之為斬佞臣之劍秀實出之為擊逆賊之笏令予此山真大奇特如幡開張如戟嚴直如劍橫陳如笏端植此吾取之以名堂不避乎人之吾嫉王子聞而狀之曰惟剛故方不可撓而為繞指之柔惟直故方不

可屈而為枉尋之尺彼時人之好圓猶四肢之無骨議政兮模味道之稜作史兮曲魏收之筆獻張禹之著兮神其欺握孔光之杖兮弱無力佞者依凴巧者鑽刺突梯兮如脂如韋反覆兮為鬼為蜮使其足斯堂而面斯山寧不甲其顔而芒其脊嗟我狂生久矣廢斥家雖無愛方之亭心已有愛方之癖流俗兮滔滔書空兮咄咄何當浮湘水兮問訊道鄉之臺過南都兮物色元城之壁抱此方兮終身瀕九殞兮不怵亂曰守初節兮非艱全

晚節兮良獨難堅萬仞兮壁立保孤標兮歲寒一生無愧兮方寸地千載流芳兮方冊間要使方山之愛主人兮亦如主人之愛方山

愛賢堂賦 為叔正甫作

臞軒一日倦於酬酢掃几焚香解衣盤礴乍爾欠伸誰歟剥啄闖扉而視倒屣而躍則吾叔正甫手携愛賢之篇謂得之於故槖詰堂之所以名則曰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之詩乃前修之所樂今從而賦吾堂非吾子

而誰託臞軒作而言曰傳不云乎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况知之而又愛之不賢者必不能然經不云乎人之有技好之若己他人之賢且好之况為吾之孫子令吾叔也世膩之不嗜生産之不營曰吾有書可讀兮足以藐南面之百城曰吾有子可教兮足以賤黄金之滿籯扶吾所有之二樂以居吾堂兮彼區區者曾足為吾之重輕若乃鬆几兮晝淨銀缸兮夜熒課羣兒之吾伊咀六藝之精英大兒引喙而高吟兮如唳天之鶴小兒調舌

而學誦兮如出谷之鶯吾傾耳聽之兮若不脛而造玄圃不翼而翔蓬瀛抑余聞之人之有生其欲逐逐食欲肥甘衣欲華縟暑欲涼寒館欲燠至於愛子孫之賢則又人之大欲然或鴞鸞兮鵷鶵或龍駒兮牛犢紛八品之參差雖造物者安得人人而饜屬則亦如彼何哉惟自求於多福故曰太上種德其次種木又其次種穀木僅十年之需穀纔一年之蓄惟德則享之而不窮酌之而不涸吾門舊有三槐其大如屋本之以孝友兮可

以厚栽培澤之以詩書兮可以深灌沃不尋之以斧斤兮縱之以樵牧淮水之流兮未乾文正之芳兮可續如以吾之言為然則吾叔也異夫人之癡叔

蚊賦

暑風始至天宇將昏玉蟲甫掛於明釭銀蟾突出於游雲有喧於室有哄於門謳如亂雅之俚曲噪於不整之潰軍晚而視之徐而聽之則藐乎小哉其為蚊也於戲尤物之生有徒是繁大而猛者則豺豹狼兕貙貘麖麈

小而黠者則蝮蛇蜒蝎蝍蛆蠭蠆彼惟肆惡於川陸兮避之則易汝獨入於堂奥兮去之也難彼觸之而後毒人兮其罪猶可貸汝求人而中傷兮其情不可原吾嘗觀詩人之傷讒至援蒼蠅而為比蠅惟聲之可憎汝又無之利觜吾欲改止棘之章獨以汝為讒夫之刺蓋自古之小人多不利於君子將聖兮蒙毀於叔孫大賢兮見沮於臧氏管蔡二叔兮流言於國之碩膚驪戚二姬兮欲揺乎君之冢嗣子椒之間行兮惡草可掩乎芳蘭

歌奴之潛入兮白羽或移乎秋氣腹有劒兮伺人之可乘笑有刀兮襲人之不備蓋此曹生則為嚚嚚嗷嗷之人兮死則為緝緝翩翩之鬼炙手附熱其故態兮故多出於炎天陰邪穢污其舊染兮故每生於濕地或被人以痏瘡兮如長慶三楊之流或進身以纖巧兮如熙寧十鑽之類吠堯之犬兮同聲相呼食月之蟇兮同惡相比是何天宇之不肅清使汝得以陸梁跳躑而為崇也王子平曰嫉惡如仇展轉不寐我心百憂在床下者必

焚之以艾火集幃中者必驅之以膏油欲吾心之屬饜鏧汝族之虔劉或曰不然疾之已甚者亂之端犯而不校者德之盛靡昏不明靡亂不靖維其忍之秉心無競

東方明矣乃時之定王子唯唯靜坐以聽

湖海而天無老眼命壓人頭偃蹇不得志賷恨下泉唐人所謂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魂始消者非君之謂歟君少受知於叔祖少卿公銓仕衡陽日君以弟子爲賔客自書札外未嘗毫髮預他事少卿去衡君以衡人士多執經授業於其門者不忍捨其師去相率裒金買宅一區以家之余庚辰辛已入潭幕於衡爲近一時臺府如俞公徵趙公善踐孫公得輿李公東皆持節與梅叔交爭館粲之余每欲沿檄游石鼓與君瀹泉煮茗

相叩擊不能得君亦欲至潭訪余而諸公之在衡
者恐其為有力者奪去竟不與行壬午春余以憂
歸聲問不相接者十有八年己亥夏有以衰絰造吾門
視其剌不知為何来使介者詰之知其為梅叔之子也
亟出迎之坐定且泣且言曰棐不夭先君家衡三十六
年壬辰歸故里葺先廬為終焉計不幸戊戌之閏月下
世矣葬且有日棐哀先志不就大懼歲月久且沉泯無
取證於來世求夫子之文刻墓石以傳則先君為不朽

矣於是系其譜而銘之方氏自光之固始来十有四代祖金紫公庭範宰長樂治産於莆遂為莆人君大父有為父冲卿潛德弗耀毋林氏君生而岐嶷家貧無書借於隣族一目數行俱下終身不遺忘長為諸公要人客所為文操筆立就世有業進士不習為外學至目之為屠龍無用之技亦有專攻詩詞駢儷而不屑作原夫輩語以是為童子雕蟲壯夫耻之者惟梅叔兼其所長故自少至老挾耿耿者以游四方而歲得子弟束脩及青

雲貴人餽遺以自肥其遯家衡日買姬妾數十人吹笙鼓琴歌舞以娛賓客感時撫物念家懷土酒酣作樂府付歌者清婉可愛暨返故居出所貯蓄市田園以供粢盛得眠中人之産且過之每語子棐曰吾辭家出游時無半畝之疇無卓錐之地今有田若干屋若干非有俸禄以置之田吾筆耕之田屋吾書中之屋也雖然吾豈為吾身及汝曹温飽計哉吾少讀書有志當世謂得百里為之宰必求如卓宓今魯中年得千里為之牧必求

如田仁會元結輩令無能以尺寸及物豈吾志不如古人吾才不及今人耶是有命焉吾固安之矣力學成吾志汝曹勉之棐誦其言以告余為愀然嘆曰士所植立係其志所逢合係其時今竊科進身有貪婪茍賤者官日大派毒於民日深槖金與屋數世不肖子孫用不盡乃使志士仁人以濟人利物為心不得施設萬一分使之賣文為活僅得數畝田數椽屋以麻壽其後嗣則自詭以為詩書之末效至於身不得行其志且以望其子

堂堂聲名兮洸洸走四方兮皇皇不貴不壽兮返故鄉從龜從筮兮歸吉藏不在其身在於其子孫兮吾為之責報於蒼蒼

祭文

祭林通甫先生墓文

嗚呼湖海之英如公者幾儒冠誤人公竟止此談經講道三傳蹄筌人謂先生為盧玉川具眼達觀齊一生死人謂先生為蒙莊子少而好游足跡四方人謂先生為

馬子長古貌古心寄興幽雅人謂先生為孟東野酒酣行樂縱筆歌行人謂先生為石曼卿知壽不遐晚不納室人謂先生為种明逸其位甚卑而道則尊其身云亡而德則存我輩游從為日既久天喪斯文哲人不壽撫棺而慟一酹抒哀魂如可招盍歸乎來東山之藏故居之右君子之終沒而不朽

祭海陽縣尉林磻𠙨先生文

先生之學涵古茹今先生之文戛玉鏘金三十餘年授

業青衿晚得一第僅償苦心初筮下僚上官刮眼來事可為仕途履坦人亦有言黄花香晚天假之齡如是其短嗚呼茫茫彼蒼於物有情亨者使泰枯者使榮獨於先生嗇而不贏前輩彫喪空餘典刑吾黨向來受教席下一奠柩前有淚盈把鄉先生亡祭之於社誰倡義風興起來者

祭親友林涇清叔文

嗚呼人誰不死子死於溺九月初旬余聞之於道塗未

敢以為的也未兩日而言之者益譁往往以為實也余欲問訊於子家恐子之親驚且惕也又數日始知子家招魂於水濱余然後撫膺而痛泣也自是以来余食不能以下咽寢不能以終夕也一夕夢子卧床簀之間余有言而子默默也既覺則月照屋梁恍然如見子之顏色也嗚呼子其竟止於斯耶子於余為世姻而交情則金石也余初聚徒於龍池子之年纔二十一也朋友五十餘人子獨為吾門之巨擘也與

余累年為文字游子之學日進於一日也余既登第於太常則箕子聯翩於桂籍也去秋不利於貢闈則箕子策勲於環壁也中夏俟捷音不至則箕子歸之亟也未夏得中都書謂子有厭厭之疾也初秋寄書於子勸子以肩輿而歸恐病後之無力也不謂子舍陸而川遽有風濤之厄也嗚呼文人才士之薄命如子者蓋不一也賈誼止於二十三而李賀則二十七也今子年三十一而死亦未足為子惜也獨以死而不得正

所以不能不為子戚戚也然自古有如子之不幸者皆不容以致詰也屈原自沈於汨羅而李白自投於采石也子豈二子之流故與之相從於水仙之室也嗚呼才者鬼神之所嫉也壽者造化之所嗇也使子無如是之才則亦不為功名役也使子不困於功名之行則必亦令終於寢室也然自達道者觀之則又等生死於一夢付去來於一息也莊周之徒所以不有其身謂不免乎烏鳶螻蟻之所食也盖一點英靈之氣凡所至皆可求

其䰟魄惟是可傷可念者子有雙親望子之成名於捧檄也子有少妻望子之和鳴於琴瑟也子何忍使老者之虛其望使少者之喪其匹也余與朋友所期待於子者何如又何忍使數月間而幽明之永隔也一慟生芻之前雖秃千毫不足以寫悲傷之臆也嗚呼哀哉子每能飲其量如鯨令酹一盃子不能傾子其知此情耶其不知此情耶哀哉

祭陳復齋寺丞文

嗚呼萬類泯泯隨波俱沒金石精堅刼火不滅復齋先生千年人物忠孝持身聖賢合轍嗟世家之無人多自頹其閥閱惟先生大正獻之家聲有呂范二公之風骨嘆道學之無傳幾不絕其如髮惟先生得文公之正宗探伊洛諸賢之理窟方壯歲之立朝抱嶙峋之直節丙子一疏之盡言搢紳相顧而吐舌殿豸為之失威社鼠為之塞穴既出把於州麾視民瘼之如飢渴南康延平之政成幾萬生靈之全活廬阜避其孤高劒水遜其清

潔逮寧考之上僊泣遺弓之清血誓墓之志一堅栗里之歸始決蘭無人而自芳松到天而不屈蓋其語也非責直以沽名其默也非甘心於囊括其出也直有救世之赤誠其處也豈但為保身之明哲根之以內心之昭融加之以學問之親切由本領之純全故功用之宏闊將宇宙之是扶何梁木之遽折豈蒼生之命果窮而斯文之脉將絶然生榮而死哀且全歸而無缺有東閣之郎君可繼承於風烈有西山之美人可

退存亡關係斯世海内一詞期以經濟道之將行命有所制窮理致用講學有宗時雨之教春風之容偽者獻誠慢者致恭人謂先生為程淳公方寸不欺守道自信曰思無邪曰無不敬口無過言身無玷行人謂先生為馬文正淳公位卑道立於獨人惜其亡天下無福文正登庸遠夷心服未久而薨都人巷哭先生之道遠紹於程立朝補外俊偉光明先生之位雖不及馬兒童走卒無不知者權姦見忌退處八年著書西山其樂怡然天

日清明甫及閭政筋力未衰乃嬰病疢丐歸者屢僅畀
丙祠丙吉病愈上日望之中外門人孰不致禱夫何彼
蒼遽奪此老述作萬卷珍重璠璵最留意者衍義一書
謂此書成死可無憾自今觀之殆成語讖風濤洶涌思
濟洪流巨楫一折淪胥是憂自有都堂凡幾輔弼如先
生者不一秉筆易簀之際神氣溶溶曰予此心秋月當
空騎鯨而仙先生何欠國病民瘼孰鍼孰砭諸生疇昔
樂在摳趍忍於此日而奠生芻薄奠陳情有淚盈掬已

矣先生百身莫贖

又

先生受清和之異禀集理義之大醇氣之塞乎天地者志為之帥行之通乎神明者敬為之源凡出處之大節為搢紳之所尊維先皇帝賞其忠勤將大用而未竟留以遺於後昆維明天子潛躍有聞亟名還於長沙趨入覲於紫宸陳綱常以扶世教之墜辯忠邪以燭時人之昏使其言之果行可再造乎乾坤其如月偃林甫之堂

風起元規之塵虎守閽而耽耽犬吠雪而狺狺先生乃傲視乎軒冕高蹈乎邱園謂不見之行事即斯文而策勲登堂而受業者詵詵之學子趨庭而問禮者繩繩之子孫窮百聖位育之道探千古理亂之原著大學之衍義可肩孟而跨荀曰如有用我者吾將獻之吾君天佑我宋端平改元權姦不誅而自斃羣憸鼠伏而免奔先生乃辭粤山之泉石整造闕之申轅温公起於洛人謂之游龍行雨范公起於蜀人謂之鳴鳳出羣去二公百

餘載人於先生亦云至則抱所著之一書侍翠幄而討
論動重瞳之注視啓玉齒之咨詢位文昌之清華司貢
闈之選掄疲神考校廢寢忘飱夜得一士旦告蒼旻曁
撤棘而造榜愆調理於寒温下天使之拊問示睿眷之
頻蕃就登延於政府欲旋昇之國均柰大數之有盡莫
竟展乎經綸上咨惜以輟朝痛元老之不存敕季弟以
護空加賻禮而異倫錫以易名之典慰其如在之魂曰
委質立朝無如公之忠曰垂世立教無如公之文合二

尤深如河内之愛恂聞郵傳之訃告慟於祠者無旬秋菊寒泉之荐歳彌久而彌新昔傳仙峯之絶頂有士修道而煉真丹甫成而倐化為先生之前身僕嘗於暇日以有問先生荅以不語怪神但言其使江東之日夢班於紫微之垣又言天上之為神仙皆人間之孝子忠臣令即斯言而深省當去而為上界官府之星辰其也猥以狂斐久遊師門受知獲愛誨語諄諄鑄我以轉砂之爐斵我以運風之斤為訂頑而砭愚為袪蔽而通堙曰

英氣多和氣少者憤啓之訓曰一生短千載長者有味
之言自師資之既往悵莫報乎大恩追遺教以佩服誓
九殞而弗諼比閏秋之奏對吐肝胆之輪囷内言欺君
罔上之百辟外言飛揚跋扈之統軍近言宦寺有捷出
之徑遠言濟邸有未雪之冤荷聖度之容納初不怒其
逆鱗獨驕帥之肆辯結讒夫之搖唇至班行之諂子亦
助之而瀾翻果白簡之見及曾余舌之莫捫幸鶴山之
夫子獨愛直而賞珍空船載乎明月滿袖惹乎香芸入

南浦之迤邐睠西山之嶙峋思立門之夜雪念侍坐之陽春恍昨遊其如夢灑涕泗之繽紛嗚呼哀哉共極堂高兮夜不晨招鶴亭深兮愁暮雲六經無師兮宇宙無人惟有珠林之麓兮長餘春木之芼生芻一束心香三熏先生如生歆此一樽其必曰是為吾學而不吾叛者宜登拜於斯墳

祭趙東巖文

嗚呼東巖在閩南塘在浙皆工文章皆負氣節塘蘭方

枯巖松又折以官職言有優有劣以名節言孰全孰缺與其致身於從班以逢君為容悅孰若全終身之令名無可恨之毫髮此天下士均惜二公之亡尤為東巖悲傷而痛切昔寶慶之權門紛邪朋之附熱公纔綴於班行遽抽身而勇決逮端平之初元來衆正之英轍諸公挽之而留中公乃掉頭而不屑方其陟峨嵋而游錦城歷泰望而探禹穴襲浣花之芳塵臨蘭亭之遺帖及其道林嶽麓之倘徉石鼓洞庭之登涉紉纕乎沅芷湘蘭

搜采乎顔碑柳碣以昌吾詩之精神以寫吾琴之幽絶不汙度亮之纖塵不染曹蜍之點沫其宰安溪也人愛之如魯恭其守恵陽也人歌之如元結董睢邸之宗盟屬舶臺之兼攝視琛貨如涕洟化不清作玉雪加以真西山之高與夫李竹湖之潔三清萃於一時賢者之師而不屑者之怛持兩節於重湖撫遐氓如飢渴當狎至之羽書督洪流之戰筏不加賦以擾民竟如期而津發處急遽以恬閑轉震驚而妥帖凡飲德而茹仁猶膏枯

拙文席一違歲筒四閱忽訃告之流傳增憂心之忡惙覽謫仙之詩而涕零撫中散之琴而聲咽埋玉之墳向山之垤白馬素車詣堂膏秣秋菊寒泉宜薦芳冽先緘詞以抒情叙榮哀之本末冀精爽之来歆悵幽明之永訣

祭魏鶴山先生文

惟國家盛時之人才稟山川清淑之間氣文章則眉山之父子道學則伊川之昆季更南渡之百年邈徽稱而

誰嗣鶴山先生以英偉之姿抱遠大之器文追正始之
音學探聖賢之秘權史當朝以儒為戲先生輩人不得
行志當寶慶之初元抗綱常之宏議虎守闕而怒號犬
見日而羣吠斥忠質於渠陽怏女嬃之詈誼也當此
賦鵩以悲鳴原也當此沉湘而憔悴先生處之泰然曰
吾有命有義履畏境如康莊茹苦荼如甘薺獨盡力於
斯文將垂光於來世於易則探賾鈎深於禮則討訛證
僞於詩則陶寫襟靈於字則平章篆隸凡筆端之遊嬉

指理窟而超詣積八年之深功績程蘇之位置使一朝之大用當盡抒於經濟追夫天斃權姦朝登儒揆初年而西山自閩來次年而先生自蜀至洪蔣諸賢後先征彙遂使端平之初及見元祐之懿奈西山之一頹如杲日之西墜先生哭之盡哀人士聞之興喟未幾而蔣終於家又未幾而洪薨於位立東門者一人凜靈光之標致以政地之重臣為督府之元帥何異乎嫉真卿而使之為說李之行惡彥國而使之為出疆之使未視師而

賊膽寒將策勛而同列忌俄異論之橫生悵初心之莫遂蜀無家之可歸奉叢祠之若寄及帥閫之命效猶物情之少慰司封駁者何人犯清議而不媿使此身之猶存尚行道之可冀何殞星之告妖乃倏然而蟬蛻嗚呼哀哉天生偉人關繫匪細出處則關民生之戚休存亡則係吾道之興廢宜錫之期頤之年留以為宗社之衛至於姦臣弄權貪夫敗類宜凶於而身而家毋得以為鬼為魅彼蒼者天胡然不恵惡者永年善者降厲望之

源泉之在地隨感名而必通儻下歆于一酹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悠悠我思明發不寐

祭丁元輝給事文

嗚呼人之才品有崇有庳遭時履運有險有夷自寶慶
而紹定紛邪黨之猖披毀蘭茝而不佩采蕭艾以充幃
公乃在下寮而不慍見合光塵而不詭隨此一時也人
不得以汙元規之塵而見譏暨端平之改瑟為善類之
休期鳳鳴陽而噦噦麟瑞世而師師公乃居風憲之緊

地進伏蒲之良規此一時也人不得以負望之之薦而見疑至嘉熙之變局正黨論之交馳摸床稜者無可無否騎門限者半黠半癡公乃吮筆乎螭陛演綸乎鼇扉司銀臺之封駁班文石之論思此一時也人又不得以牛李之黨而目之嗚呼自紹定而始進已發軔乎通達在端平則合端平在嘉熙則合嘉熙自古賢者之出處不與時枘鑿者幾希設於時而諧合又於道而支離公則內不失乎已外不違乎時出與物接侃侃愉怡入守

官箴惴惴矜持享厚禄而弗恤諸孫之無褐典衡文而
不欲邑子之瞻依於所厚者寧薄不以公而滅私入仕
四十年而不掛吏議立朝十餘載而不蹈危機上有以
結九重之眷下有以締三相之知將進登於四近庶展
究其設施方其後福之猶熾胡造物者之不慭遺嗚呼
年來人物日覺彫萎有出處不能為朝廷之輕重有存
亡不繫世道之安危有毀譽出於勢利之遷就有是非
不根於人心之秉彞如公之不大用亦門生故吏之所

共悲僕昔同朝纔及半朞以罪去國升潛異岐聞訃告
而感悼迎素車而差池生芻一束寓哀平時嗚呼公乎
竟止於斯

祭鄭都丞子敬文 丁酉

嗚呼哀哉仲春初澣方得公書情文溢紙細字渠渠謂
因感冷藥祟是需我每羡公精於調理紅顏怡怡高談
亹亹縱有微疴亦偶然爾一日行路忽有異傳我不敢
信心極懸懸徐詰其寔公果溘然嗚呼哀哉公生相門

寔則儒素涵茹羣書練習典故不但多聞且通世
務太和試邑諱有休稱入遷院轄再轉為丞顯官
要職跬步可登維時權姦其門可炙公心恥之抗
章丐出吾官寧卑吾道不屈高才大蠹作牧廬陵民肌
春暖吏膽氷凝不畏強禦讒言朋興浩然來歸一邱一
壑與陳復齋追隨最樂罔俾者英專美於洛十有七載
氷山乃傾遄以郎名承旨樞庭一語不合拂袖而行有
詔起家畀以漳守政痁民疵是圖是究千里詠歌二天

宏霞廼者望日出勸農耕歸坐鈴閣寢已三更曾謂頃
刻乃隔死生嗚呼哀哉賢者存亡有關天運比年以來
德星屢殞我欲問天天不可問復齋冢木鬱乎蒼煙建
昌仙去閭里凄然又弱一个人何望焉嗚呼官至元士
官不為小年踰耳順年不為夭所可恨者積豐施盷郡
失良牧朝失藎臣子失名父里失賢人知與不知愴然
傷神某也辱知亶非一日迎拜素車有淚盈臆卮酒寫
哀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又

嗚呼嘉定之間朝登謬宰公閑於家十有七載端平儒相收名諸賢公得起廢一歲數遷是時朝廷號小元祐公在都司賢業未究三陽方長羣陰伏焉陣脚一動公去翩然出守清漳未幾奏最胡為元身中宵蟬蜕年来宇宙白晝晦冥天荒地老雨怪風盲元夫鉅人乃不得壽俗物茫茫龎眉皓首靖康之際海内流離龜山和靖皆身見之孰若元城與了翁老騎

亦繩我之愆凡書素之所寄皆中心之所宣如淵明親
戚情話之悅如子美人生襟袂之連及余自長沙而告
至君嘗唁我於壑室之偏秉燭相對而如夢心事未剖
而遽旋自後僮价之往來乃言偶困於沉綿然以宿痾
之屢愈將謂後恙之必痊亦豈料賈誼之倏速化而長
吉之遽仙也哉嗚呼欽仲已矣在閨門則孝友而無間
在婣族則遜義而相先何厄運之推移使門户之迍邅
既銜悲於屺岵又抱痛於斷絃獨其身之僅存俄夜壑

之移船此道路之人皆傷吉人之不壽不獨予涕泗之漣漣所可幸者君有子已近志學之歲君有弟可謂克家之賢若夫受嵇子托孤之寄念翟公書門之言余不敢以不勉君可瞑目於九泉嗚呼昔我至止倒屣出延令我來思忍相弃捐隻鷄斗酒酹君柩前嗚呼哀哉逝者如川

祭海豐宰顏養智文

疇昔之日辱君文盟芝之蘭臭味金石交情君來吾莆大

揚教鐸我時過從論文甚樂君自莆歸得宰惠陽懐此美人在天一方物色便郵將寄雙鯉有自南來曰君止此嗚呼清源勝彦壁水名流穹車方駕誰折其輈海内年來善類彫瘁公亦無年歿於下位有子尚幼未能扶喪賴有玉季扶攜還鄉丹旐載道見者墮淚薄酒一卮朋友之誼

祭從兄鸞少冲文

嗚呼能不能謂之才幸不幸謂之命世有妄男子而僥

倖成名亦有老文學而終身蹭蹬此志士所以多苦心
必蓋棺而後事始定吾兄少年席珍待聘方聲譽之交
馳屬春秋之鼎盛夫何抱璞而啣卞和之寃鼓琴而無
子期之聽澤水涸而蛟龍愁暮天寒而騏驥病晚始豁
然而達觀蓋未始不順受其正某幼辱兄憐長知兄敬
每旅試於文場惟元方乎審訂我及壯而策名兄晚節
而尤勁將收功於桑榆何舟移乎宿信告殘斯辰痛根
天性卮酒陳哀誰知此疚

之回班而乃遽罹憂於陟屺僕也昨筮仕於蓮池荷元戎之知已及銜恤之來歸每懷思於湘水聞夫人之訃告增寸腸之哀毀悵望素帷莫能至止寄情斯文有淚盈紙

宜春郡博士陳茂猷哀辭

天之生賢兮孔艱既曰生之兮曷不其延豐之才而嗇之數兮意乘除之或然吾非為茂猷惜一死兮蓋為世惜一賢木堪棟於明堂兮俄漂搖於風雨玉可藻於清